

第二章 續探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

知識份子除了對俄羅斯的起源、歷史的看法有所出入外，也反映到俄羅斯擴張的過程中。本章首先要說明，知識份子如何看俄羅斯向西伯利亞擴張，以及從俄國、土耳其的關係上，繼續探討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，這一部份恰好說明知識份子對俄整體認識上的爭議，替「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並不清楚」做下結論。第二節則以咸豐、同治年間，以中俄在邊事上發生的往來為例，說明中國官方對俄羅斯的態度，以凸顯出不只是知識份子，實際上朝廷也無心力對俄國進行有計畫的防備，所以現實環境之下的影響下，使得先前對俄認識的累積在咸、同時期未能善加發展，等到下一次對俄國重視的觀念出現時，已經非單用「認識俄國」所能發生功效了。

第一節 對俄國擴張的認識及問題爭議

一、俄人取西伯利亞

俄國在領土擴張的活動，自伊凡三世驅逐了蒙古人的勢力，伊凡四世承其基業，並向東擴張至波羅的海；東南與土耳其相接，南向擴張至裏海以及中亞草原，同時利用如葉瑪克（Yermak Timofeyevich, ?~1584）¹之輩的哥薩克人，向西伯利亞推進，並將在歷史上本該屬於中國，然而中國政府不甚重視的西伯利亞地區逐漸佔為己有。

俄人進入西伯利亞的時間，早在十一世紀以後就有所記錄，但是多屬私人

¹ 關於葉瑪克東來中國的背景，見李邁先，《俄國史》，頁 279-280。

行動²。從伊凡四世開始，以莫斯科為中心，向四方進行擴張。1552 年侵略了蒙古人建立在東方的喀山王國（Kazan'，位在窩瓦河流域），四年後又使阿斯特拉罕汗國（Astrakhan'，位在窩瓦河口）不戰而降³，在四處擴張的過程中，為了支付所需的人力以及財力，俄國政府乃准許斯特羅干諾夫（Stroganov）家族對西伯利亞進行擴張，由葉瑪克在 1582 年率領數百人越過烏拉山，展開軍事征服，主要目的是在於當地豐富的毛皮資源所帶來的經濟利益。由於在此地區的土著並無法阻止俄人的進逼，因此在 1605 年，俄人得以完成對西伯利亞西部的佔領⁴。

相對於上述史實，對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擴張，則以魏、徐、何三人的記載較為具體，然而受限於資料來源，三人的記載與上述史實多有出入，且記敘的內容幾乎相同，表示當時他們對俄羅斯這段歷史的了解，恐怕不多。這裡以俄人取得西伯利亞，以及對葉瑪克的事蹟記載為例以說明。何秋濤於〈錫伯利等路疆域考〉的記載是：

先是元太祖長子朮赤之裔封於俄羅斯，世膺王爵，有大俄諸部地，既而俄羅斯復興，遂去朮赤之裔之為王者，國號俄羅斯，自稱為汗。國人稱之曰察罕汗，亦曰察爾。都於莫斯科窪，猶未得錫伯利寸土也。嗣是俄羅斯之商舶於水消蝕，駛至錫伯利海岸以洋貨易皮貨，與其頭目日閒狎熟，盛誇俄羅斯之富強，各頭目惑焉，間有率其屬人至俄者，睹其國都，市廛臺榭之壯麗，傾心歸向，各部競相傳播，咸願歲貢方物為藩屬。俄羅斯遂於烏彌河海口建礮台，扼險要以控制之，漸徙罪人，供力築城戍，於是錫伯利西方諸部不費兵力咸為俄有。⁵

另外，徐繼畲的記載為：

² 《俄國史》，頁 276。

³ Robert Auty & Dimitri Obolensky, *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History*. London 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6, p.101

⁴ 李齊芳，《中俄關係史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0）。頁 27。

⁵ 「察爾」即「Tsar」；「Tzar」，為「沙皇」之意。《朔方備乘》，卷十七，頁 360

前明中葉，峩羅斯既興，有商舶於冰消時，駛至西伯利海岸，以洋貨易皮貨，日閒狎熟。盛誇峩之富強，其頭人有率戶口至峩者，睹其國都、市廛、宮殿之壯麗，傾心歸向，各部競相傳播，咸貢方物為藩屬，峩建炮台於烏彌河口，扼險要以控制之，漸徙罪人供力役，築城戍，於是西伯利西方諸部不費兵力，咸為俄有。⁶

最後是魏源的記載：

……，殆俄羅斯自立國，不屬韃韃里統轄，有俄羅斯之商至悉比厘阿海岸貿易，以洋貨貿易皮貨，日漸蕃盛，交結頭目，誇俄羅斯之富庶，各頭目惑之，間有率屬至俄羅斯者，觀其國都、市廛、宮殿之壯麗，傾心歸向，歲貢方物為藩屬。俄羅斯遂於近海之烏彌河口建炮臺，扼要害，不勞一兵一矢，而悉比厘阿悉為俄羅斯所有⁷。

對照三人的認識，差異在於魏源將此視為全西伯利亞的佔有，而後兩者僅以此為西伯利亞西部的情況，也因此使得後續的記載有所不同；此外，在俄羅斯貿易過程中，諸部的頭目是否三人所述，全數心悅誠服而歸屬，是可議的地方。

以繆祐孫的記載作為對照：

俄歷一千五百七十八年，俄人始有至者，以獵為生，與土人雅不協，時交鬪。其汗伊萬第四間，遂欲以兵襲取之。考俄人之初至也，結小村落，既而拓地廣築堡砦，強土人輸皮毛。⁸

顯然繆祐孫的記載更接近真實情況。俄羅斯人在此地的活動是利用軍事力量作為後盾，以掠取當地物資為主，並非土著嚮往俄國的富強而投效。至於俄人的所得方面，莫斯科在 1644 年為止，透過此區皮毛收益，1589 年佔全國的收入的

⁶ 《瀛環志略》，卷四，頁 349。

⁷ 《海國圖志》，卷三十六，〈俄羅斯國總記〉，頁 2034-2035。

⁸ 此處要注意的是，葉瑪克早於 1584 年八月在鄂畢河與韃韃人作戰時死亡，蓋此處時間錯誤，其記載應為其餘哥薩克之行為。繆祐孫，《俄遊彙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3），頁 23。

3.75%，到了 1605 以及 1644 年，則各佔約 11%以及 10%⁹，其獲利巨大可想而知。

關於葉瑪克的描述，何秋濤記載，俄羅斯取喀山、阿斯特拉干等國以後，蒙古人皆東移，其中有名叫耶爾麻（葉爾瑪克）的人起而對抗：

……蒙古頭目耶爾麻者，率部眾六千餘人，東據錫伯利地，欲自立國而力不敵，仍臣服於俄羅斯。耶爾麻旋為其部下所殺，俄羅斯取其地。……¹⁰

其次，魏源的記載：

及至伊挽注爾西二代王時，恐生內患，將附近國都之韃韃里人驅之加斯比菴海（筆者按：裏海），旋得端戈薩斯（筆者按：即哥薩克）之戰士，用為前驅，恢復侵地，遂統大兵，欲盡驅韃韃里之人。韃韃里有豪健頭目耶爾麻不服，領部眾六千餘，東據悉比厘阿，欲自立國，而力不敵，仍臣服於俄羅斯，耶爾麻旋為其部下所殺。……¹¹

何、魏二人的記載明顯出現錯誤；耶爾麻本身就是哥薩克人，因被通緝而投入邁克西姆·史特羅干諾夫（Maxim Stroganov）的商業活動中，並非蒙古頭目，且率六千餘眾欲自立國的記載更是誇張而不符史實¹²。可見，魏源的根據已經與史實有了出入，何秋濤在也沒有在〈考訂俄羅斯國總記〉中加以考訂，而沿用其內容，對照繆祐孫的記載：

一千六百年，有葉爾嗎克者，緣避罪，遁之悉畢爾，肇基託波爾，次得撒爾彌裘冕蘇爾姑特及伊爾推什河左右地，在拉類穆築一礮台，歸

⁹ Mancall Mark. *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*, (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61, 1971) (《中俄外交關係史》，台北：虹橋書店，1972), p. 11

¹⁰ 《朔方備乘》，卷十七，頁 360。

¹¹ 《海國圖志》，卷三十六，〈俄羅斯國總記〉，頁 2036

¹² 今人的記載為八百四十人。郭廷以，《俄帝侵略中國簡史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 1。

告其汗，獻所掠地¹³

顯然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歷史仍然有認識不足之處。十七世紀初，俄羅斯人在西伯利亞水道相連，交通發達的幫助下，繼續向東方擴張，日後前就因為這些往東方之俄人，其行為令東北居民髮指，故有「羅刹」稱號的出現，清廷與俄國人的接觸便從邊區的防衛開始，俄人利用築城的方式，得寸進尺。計俄羅斯在東方所擴張在 1648 年時，已經到達勘察加半島，並且與中國接觸（見附圖 8 “十七世紀俄人擴張圖”），從這裡正好可以讓我們看到，俄國人擴張的手法是有跡可循的，知識份子受到資料侷限，而無法進一步積極認識俄人之行為，殊為可惜。

二、何謂「控噶爾國」？

除了向東方展開拓展之外，另一個俄羅斯汲汲經營的地方，是其西南方的鄰國—土耳其，目的當然是想打開從黑海經由地中海而出的航路，以便獲取商業、軍事上的利益。對於俄人的目的，他們如此提到：

俄為疆土最大之國，橫互歐亞兩洲之北境，包括北極冰洋，而其屬地如亞洲之西北利部，苦寒荒確，耕種畜牧兩不相宜，故俄人猶以為不足，每思南下尋問他國以取其地。¹⁴

從知識份子的觀點來看，俄羅斯處在不適宜生產之地，自然必須向外拓展，以換取生存空間，如接下所言：

至於歐洲境內，俄之西偏則土脈物產無異歐之諸大國，其國勢因此而重西偏。區劃部落，縷析條分民人，聚居貨物充牣第。其國中所有僅供國中之用。黑海口岸土耳其蔽之於前，地中海一路又皆為歐洲各國權稅設

¹³ 《俄遊彙編》，頁 23。此處要注意的是，葉嗎克早於 1584 年八月，在鄂畢河與韃靼人作戰時死亡，蓋此處時間錯誤，繆祐孫不察，其記載應為其餘哥薩克之行為。

¹⁴ 邵之棠，《皇朝經世文統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6），卷 46~55，〈俄有大志說〉，頁 2126。

關，久難與爭，商貨之利迄無所得，因是處心積慮欲去土耳其，以暢黑海之輸路而出地中海。¹⁵

因為俄國的商貨無法順利從地中海輸出，所以除了原先已經佔據的西伯利亞地區以外，西南方佔據黑海出口的土耳其自然首當其衝。十七世紀之後，俄國在東南歐的活動與戰事可以說是與土耳其息息相關，並且延續到了十九世紀。因此有必要也對十七世紀以來，清人對俄土關係有一認識。先看清人如何記載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土耳其。《瀛環志略》云：

土耳其都域名君士但丁，一做康思坦胎格爾噶爾，即格爾上五字之譌為控，或由於轉音省文。舊本羅馬東都，後來猶冒羅馬之名，故聞見錄稱控噶爾，都域名務魯木齊，即羅馬之轉音也。土耳其本回部大國，所具者西土形勝之地，恃其虓悍，敢於侵擾。¹⁶

可知「控噶爾」即為土耳其都城首都之轉音（君士坦丁堡, Constantinople），又載「……，自嘉靖年以後，王好逸樂，臣下弄權。俄羅斯勃興之際，筆畔相攻，俄羅斯百攻百勝，土耳其水陸戰敗，倘非列西國勸阻之，土耳其國則已傾覆，然佛蘭西國恆救其危。道光元年希臘畔之，土耳其力戰終不能勝，希臘遂自創立新國矣。六年後土耳其再與俄羅斯死戰不勝，納銀千萬員，又割交界各地以講和。」¹⁷，可知俄羅斯對土耳其是佔盡優勢的。

可是從俄土之間的征戰過程，卻引起知識份子互相討論的地方，就是這個「控噶爾」到底是何國。較早的《西域聞見錄》的記載：

俄羅斯雖為大國，而地形長狹，無率然環顧之勢，且介乎中國、控噶爾之間議守之處太多，故僅足自立。乾隆二十年後，與控噶爾連兵不解，控噶爾用荀瑩故智，東西疊駕，虛實聲擊，至俄羅斯地境瓜分棋判，往來救援疲於奔走，然後控噶爾大舉入境，圍其國都，數千年相傳之統幾至夷滅，迨稽顙稱臣，歲增朝貢，幸控噶爾仁慈，不輕滅人之

¹⁵ 同註 15。

¹⁶ 《瀛環志略》，〈俄羅斯國〉，卷 4，頁 360。

¹⁷ 《海國圖志》，〈北都魯機國〉，卷 32，頁 1790~1791。

國，舍之而去，則察罕汗不知度量，不察形勢之所致也。¹⁸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正值伊麗莎白女王主持國政之際，此時期確實有俄土戰爭的發生（1768~1774、1787~1792），俄國屢屢戰勝，最終將勢力推進至黑海¹⁹，所以《西域聞見錄》所載俄羅斯幾至滅國，恰好與事實相反，故此條紀敘基本上就是錯誤的，不僅對歷史不清，而且也缺乏地理的常識，至被魏源評為孟浪之談²⁰。另一方面魏源認為這個「控噶爾」應是普魯士：

普魯社國，一作陂魯斯，一作破魯斯，一作埔魯窩，一作圖里雅，一作控噶爾國。²¹

就他們的解釋來說，第一，此事乃是根據土爾扈特之人所傳述，年代久遠，故可靠性下降。第二，若如同魏源的說法，「控噶爾」應是普魯士，可是俄國與普魯士恰好就於乾隆年間發生「七年戰爭」（Seven Years War, 1758-1763），由於這場戰役還關係到英國與法國在北美殖民地的勢力消長，故不應被忽略才是，可是在〈普魯社國〉部分的紀載，卻只提到明朝年間為日爾曼諸侯國，康熙三十九年自稱王號，「其世子深通韜略，武藝絕倫又擅理財，遂以富強，嗣子菲得王國帑充足，與外國結仇，百戰百勝，自後威聲大振」²²，顯然沒有詳細記載普國與何國發生戰爭。而且不只是魏源，徐繼畲的記載也沒有提到普魯士

¹⁸ 《朔方備乘》，卷 56，頁 1015。

¹⁹ 《俄國史》，197-200。

²⁰ “方乾隆中，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，以俄羅斯與圖里雅之控葛爾汗構兵（圖里雅一作普里社，控葛爾一作空科爾，一作洪豁爾），土爾扈特方恨其上國征役之迫，播遷之勞，故其愬告中國也，皆貶察罕而張控葛，微控葛爾汗國在俄羅斯之北，征討俄羅斯察罕汗，幾為其所覆。城環萬里，富雄八溟，而中國縉紳亦輒信之，筆諸載籍，荒矣哉。夫圖里琛之奉使也，稱所經地，拒北海僅一月程，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。而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至，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為冰海，人不能至，聖祖始信古記北方層冰，冬夏不化之言為不誣。蓋夏至不夜，則冬至不晝，故市舶但有東西南洋，從無至北海之人，是其國已極北，迫近冰海，安得復有大國在其北乎？”《海國圖志》，〈國朝俄羅斯盟聘記〉，卷 3，頁 2110-2111。

²¹ 《海國圖志》，頁 2131。

²² 同前註，頁 2149。

與俄國有交戰²³。在後續的歷史發展上，土耳其在嘉慶年間不但與俄羅斯屢戰屢敗，只能靠英、法協助，在道光年，更讓原本所控制的希臘得以獨立，魏源亦無進一步的解釋。

何秋濤則進一步解釋《西域聞見錄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，〈論俄國與土耳其接壤形勢〉提到對俄土的關係：

「豈知與戶累累而屢為城下之盟者，乃即所云控噶爾」²⁴

事實上，俄土地位恰好相反。何秋濤認為俄羅斯自從佔有高加索部（Caucasus）而與土耳其東土接壤；佔領波蘭則與土耳其西部相連毗。最早兩國交兵是在乾隆中（1736～1739），俄羅斯數度在克里米亞半島以及德聶斯特河流域（R.Dniester）與土耳其發生戰鬥，雙方簽訂合約。²⁵當時俄羅斯正處國力漸強，與土耳其相攻，勝敗之數相略，日後土耳其漸漸不能支撐，頻頻喪師割地，加上國中內訌迭起，相對於俄國的開疆拓土，土耳其完全是靠英、法兩國的相助才得以存活。原文寫道：

兩國黑海互隔，風馬牛本不相及，及自俄羅斯開高加索部而與土之東土接壤，又開波蘭諸部而與土之西土毗連，其初構兵在乾隆中年，維時俄羅斯勃焉方興，戰攻甚銳，土耳其衰機輔兆，兵力猶強，勝敗之數大略相當，後則土勢日？，屢戰屢北，喪師失地，割講仍頻。近年內訌四起，危若累卵，俄國闢地益廣，富強又非昔比，悉銳相攻何異摧枯拉朽，然土國猶幸延至今，未為俄國兼併者，由於英佛兩大國護持而排解之也。²⁶

同時何秋濤認為，魏源將「控噶爾」認作是「普魯士」的看法是錯誤的，「控

²³ 今考歐羅巴諸國，并無控噶爾之名。百年以來諸大國與俄羅斯構兵者只有土耳其、佛郎析、波斯三國。……，惟土耳其與俄羅斯連兵前後近百年。《瀛環志略》，卷4，頁359

²⁴ 《朔方備乘》，〈俄羅斯叢紀〉，卷40，頁824。

²⁵ 劉炳均，《俄國歷史概論》（臺北：茂昌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138

²⁶ 《朔方備乘》，〈俄羅斯叢紀〉，卷40，頁824-825。

噶爾」實際上就是「土耳其」²⁷。

由此可知，他們歧異是針對「控噶爾究竟是指普魯士，或是土耳其」的問題。但是，李文田（字仲約，號芍農，1834~1895）²⁸，則持著不同的看法：

貶察汗而張控葛之說則是，但謂控葛爾國語屬荒唐則殊不，然徐松龕、魏默深、何願船三君子均不詳考匈牙利本末耳。三君子之書皆往往談及匈牙利國之事，匈牙利²⁹即控噶爾對音也，以子之矛擊子之盾何如？³⁰

李文田否定了前人的看法，不只控噶爾並非普魯士或土耳其，同時以控葛爾為土耳其國都之名的說法也加以否定：

徐繼畬以控噶爾為土爾其國都城之名亦非也³¹

李文田根據俄羅斯進呈書籍（道光 25 年）的記載，認為何秋濤所說，「俄羅斯之鄰國有紅孩兒（空谷爾，洪豁爾），即控噶爾，乃土耳其別名也」³²是錯誤的，他認為「空科爾」就是匈牙利，乃《西域聞見錄》所記載的控噶爾國。他認為三人都忽視了匈牙利的歷史，但是李文田的說法亦有值得懷疑之處。土爾扈特歸附中國的時間應當在乾隆年間，〈北徼事蹟考〉記載乾隆三十五年：

土爾扈特汗烏巴錫聽舍楞等言，率其眾數萬趨伊犁，攻破俄羅斯柏興數處，俄羅斯遣將追之不及。六月，土爾扈特汗烏巴錫及舍楞等，棄鄂羅斯舊牧，率眾至伊犁請內附，詔允之。³³

從匈牙利的歷史可知，該國曾經在十六世紀以後遭土耳其統治約 150 年之久，

²⁷ 同前註，〈辯正西域聞見錄〉，卷 56，頁 1015

²⁸ 李文田擅長於書畫、醫學，以及地輿之學，尤長於西域歷史、地理之事。著有多項地輿著作，如《皇朝藩屬地輿叢書》、《西游錄注》、《和林金石錄》、《地學叢書》等。Edit by Arthur W. Hummel, *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'ing Period (1644—1912)*. Ann Arbor, Mich.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, 1990, p495

²⁹ 做形容詞時稱 Hungarian；國名稱呼時為 Hungary

³⁰ 李文田，《朔方備乘札記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9），頁 39—40

³¹ 同前註，頁 40

³² 何秋濤輯，《朔方備乘》，〈俄羅斯叢紀〉，卷 40，頁 802

³³ 《朔方備乘》，卷 56，頁 1091

日後成爲奧匈帝國的一部份。乾隆三十五年爲西元 1770 年，但是匈牙利將土耳其人驅逐出境，並且與哈布斯堡王室合併成爲奧匈帝國的史實，卻是發生在俄羅斯與「控噶爾」連年戰爭之前，故李文田疏忽了時間的先後關係，單由對音的關係出發，誤以匈牙利即爲「控噶爾」。翻閱有關俄羅斯歷史的記載，土爾扈特歸附之年，正好俄羅斯與土耳其發生了戰爭，歷時四年，後來土耳其軍隊一再戰敗，最後簽下和約，對俄羅斯而言，勢力得以深入黑海是最大的收穫³⁴。此處有一重要之處，即土耳其在 1770 年與俄羅斯戰役中，曾派遣駐克里米亞地區的韃靼軍隊與俄交戰，即有可能是殘餘的土爾扈特部落³⁵。可見匈牙利實非「控噶爾」，若以此時間對照來分析，並且歸納前三人的看法，則所謂「控噶爾」當然是土耳其，〈俄羅斯盟聘記〉亦提到：

……，至康熙世之察罕汗，故梟雄。兒童時好戰鬥戲。及即位同戲諸人皆為將，日事攻戰，曾由地中海黑海之間攻諸游牧部落，闢地之西印度，又與圖里雅國之控噶爾汗爭阿藻城，大戰破之，控噶爾汗請和，乃還其城而近奪阿藻（筆者按：Azov, 位於頓河出口）東北千餘里地，……，新察罕汗嗣立，知中國東方距己遼遠，且限已行國，若非西北之西費雅，西南之圖里雅近在肘腋所必爭也，海道往還迅速，九月復書即至，……³⁶

若依此條史料的地理概念分析之，圖里雅位於俄羅斯西南，則爲土耳其無誤。事實上控噶爾國乃土耳其的證據，早可在《綏服紀略》之中尋得答案：

俄羅斯北鄰空噶爾國，係回種，與之爭地乃其常事。相傳空噶爾最大，……，瑪噶爾呢乃悉空噶爾本居海島，恃水似有銅城之故。³⁷

瑪噶爾呢即乾隆年間來華的馬嘎爾尼（George Macartney），依其敘述的空噶爾來看，與君士坦丁堡以海爲恃的情況相去不遠，故控噶爾即爲土耳其可證矣。

³⁴ *A History of Russia*, p. 293~295。

³⁵ 劉炳均，〈《俄國歷史概論》〉，頁 147。

³⁶ 張壽鎬等編，〈《皇朝掌故彙編》〉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4），頁 1236

³⁷ 〈《北教彙編》〉，〈綏服紀略〉，卷 1，頁 67。

以上兩例可以說明，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認識，除了舊有的官方記載，以及專門記載關於俄羅斯地理、水道、城垣的沿革資料外，真正能給予他們增強解俄羅斯內涵的史料以及事例確實不多，而且知識份子也未對其他關於俄人更深入的部分加以討論，因此並無法給予國人刺激；知識份子無法洞燭俄國之動向，朝廷的做法更顯得讓俄國予取予求，偶有邊釁，亦以平常態度或是不致生事的心態面對之，故咸豐年末年後屢屢失地，以及讓俄國在東方勢力迅速的擴張，並不令人意外。

第二節 國人對俄羅斯的疏漏與容忍

一、與 1859 年之前不同的地方

咸豐九年（1859）所完成之《朔方備乘》，雖其蒐羅的書籍之廣，以及考證之細，仍然有其盲點，無法全然排除，卻可謂綜合歷朝對北徼地理、歷史認識的著述。而且，在何秋濤之後，尙未能有一部內容足與之相提並論的著述出現，此亦可顯示《朔方備乘》的價值。不過以《朔方備乘》的內容而言，對俄羅斯在十九世紀之後所記載的最後一件活動，僅止於道光二十八年，奏明俄羅斯有船自海道至上海之事³⁸，對咸豐年間所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（Crimean War, 1853~1856）的史實並無著墨。

從今日的角度看克里米亞之役，俄國先是受到了挫折，但是再看日後的發展，俄國政府聽從莫拉維岳夫（Nicholas N. Muraviev, 1809~1881）的建議，加強西伯利亞的防務，以防英、法自太平洋進攻俄國³⁹，但在另一方面卻因為清廷的疏失，使得俄國能以極小的代價奪得廣大的土地以及利益，影響甚大。本節要說明的是，從何氏到後期漸漸興起聯他國以制俄為主張的這段期間，對俄羅斯的本身的疏忽與茫然，首先反映在邊疆政策；而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警

³⁸ 《朔方備乘》，〈北徼事蹟表〉，卷 62，頁 1102

³⁹ 《俄國史》，頁 287-288。

覺，也是要到同治朝以後，才逐漸顯現出來。

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：第一，關於朝廷對俄的態度上，咸豐初年尚屬平靜，對俄人在邊疆上的滋事、要求，多以防備，不致生事的態度面對。太平天國、英法聯軍繼起，清廷對俄的態度，特別是俄人有所要求，顯露出以求全為主，以平定東南方的內憂與外患為先，而將西北及東北的俄患置於次要的地位；第二，同治朝後，新疆回變驟起，在俄人乘機涉入的情形下，使朝廷開始重視對俄國的防務，一些大臣以及知識份子也開始提出以防俄為優先的主張，逐漸在同治朝中葉以後，形成對俄國另一波認識的主流。

二、對俄人意圖的不了解

清帝國邊境綿延，與俄羅斯接壤的地方東從鄂霍次克海（Okhotsk Sea），西達中亞，於邊疆的守備而言簡直防不勝防，故俄人早在邊境趁機滋事，利用越界、勘界、要求通商等手段向中國進行滲透。當時國家尚稱無事，對俄人的動態並未多行留意，在邊境事務上，大致上是持著不信任的態度，一些俄人所提出的要求，也只有認為俄人「狡猾性成，……不可不為防範」⁴⁰，但實際上卻很少明確有力的對策。以實際事例來看，被動式的抵禦俄國人是主要的方式。如咸豐二年，查恰克圖邊境有俄兵活動一事：

德勒克多爾濟風聞恰克圖東邊俄夷卡內，有夷兵多名，往東邊而去，當即派員密為偵防……，不可私入俄夷境內，謀利滋事，致令該夷有所藉口」⁴¹

雖然對俄人活動感到懷疑而偵防，但是仍以不令俄人能夠開啓邊釁的藉口為

⁴⁰ “咸豐二年五月初九日，奉上諭，德勒克多爾濟等奏，秘陳探聞俄夷情形可疑一摺。……，據俄夷瑪爾爾云，該國所屬之佈哩雅特人等，因在邊卡不能安靜，時常偷買偷賣，滋生事端，是以將各卡居住之佈哩雅特人全數撤回，悉派俄兵居住等語，惟俄夷狡猾性成，諸事並無實話，情形種種可疑，邊界地方不可不為防範。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四國新檔（俄國檔）》（中央研究院，1966），〈命防範俄夷並管束人民勿私自越境〉，頁47。

⁴¹ 同前引書，〈命德勒克多爾濟飭令部屬不可私入俄境〉，頁46。

主。此外，隨著南方的太平天國起事，朝廷爲了維護政權，不得不全力去平定內亂，對俄的防務更日形廢弛，對俄人的進犯以妥協爲主。咸豐五年，俄人以防英人爲名，出入於三姓、琿春、甯古塔一帶，吉林將軍景淳上奏，希望將增調助剿太平天國的兵力調回以防俄人，但朝廷則以太平天國戰事吃緊，僅飭令力行堅守：

奉上諭吉林將軍景淳奏防夷情形，……，俄羅斯與三姓等處，邊界毘連。兩年以來，該夷以分疆界爲名，陰懷叵測，景淳此奏，實屬思患預防。惟此時粵匪未平，正在攻剿喫緊之際，調出官兵萬難遽行撤回，……從來撫禦外夷，唯有設法羈縻，善爲開導，斷無輕率用兵之理。該將軍既已洞悉情形，定能處以鎮靜，密加防範，……務須妥爲駕馭，勿起釁端。⁴²

在清廷的考量中，平定太平天國，遠比俄人在邊疆得寸進尺的行動緊急。另一方面，清人仍將俄人視爲一般的夷人，認爲俄人在中國邊境活動，若是能掌握夷人所需之物品，則能符合「待夷之法，不外撫馭兩端」的道理⁴³。且從清廷給予邊將諸多的飭令來看，固然對俄人的行蹤及要求有所戒備，然多半只知俄人「居心叵測」，對其真正的目的並不清楚。

事實上，一些與西洋人接觸過的官員，也對俄人的居心不瞭解。如同治元年，俄人派兵船前至上海，欲助清人攻打太平軍，先前對俄的璦琿、北京條約已使中國喪盡土地，然在曾國藩、薛煥、李鴻章等人合上的奏摺中所提到不過爲：

上海進口，俄羅斯船隻甚稀，伊國性情如何，未能驟悉底蘊，惟其都會跨居歐羅巴部落，或氣息不甚相殊。美法在上海甯波剿賊，未始不

⁴²同前註，〈命景淳妥爲駕馭俄夷勿起釁端〉，頁 181。

⁴³咸豐七年上諭，因應俄商在伊犁地區遭搶，索賠，下令徵收華商茶稅一向以補貼俄商，此爲招撫之策，又“該夷貨價有著，自不易另生枝節，倘肆意要挾，惟當堅持成約，據理折辦，不可遷就了事，或即查照成案，禁止茶黃出境，使該夷知利害所關，庶可就我範圍”，則朝廷所利用之法仍舊是封關閉市，使其不致生變。同前註，〈命扎拉芬泰等籌辦徵收茶稅事宜〉，頁 229。

為自衛貲財起見，而流弊在所不免，俄國亦復派兵來助，且詞氣圓融，又不受雇價，以異域殊方之眾，忽為同仇愾作之師，固未免過於猜疑，亦不敢遽行深信。⁴⁴

姑且不論俄國是否真的要幫助中國。但是主持國內軍事的大員，對俄羅斯的態度，竟只能以較為懷疑的態度回應，可以看出，這段期間朝廷對北疆防務重視程度相當低落，以及官員的茫然。

隨著與俄人交涉事務的增加，清人上下對俄人的認識，在同治年之後似乎已經有所進步。一方面將來華的洋人依目的不同而分類。認為英人重利權，法人重傳教，俄人則重領土侵占。如同治元年，御史曾協均上奏，對各國的目的所做的析論，及請求對俄人加強防備，便明確的指出：

夷人心存叵測，宜籌防範。……，三國之情，英夷心在專據利源，法夷心在收拾人心，俄夷心在侵占領土，三者各出其深謀詭計以圖我，而我坐受其困矣。現在諸夷伏處京師似無所為，而其深險性成，往往密圖一事，籌之數年。及至機發穎見，有一發而莫可禦者，惟宜豫為防。維俄夷議定今夏赴塔爾巴哈台定界，其意所欲得，諒非明誼等所能以口舌爭，惟定界之後，宜防其別起釁端，又圖蠶食。東三省精兵勿輕抽調以為留防該夷之備。⁴⁵

當然，這是與各夷人來華的目的有關觀點，英人之所以與清帝國開啓釁端，原因在於通商事務；法人藉神父在廣西被害而出兵⁴⁶，俄人心在領土的原因，當然是因為先前在東北地方失地的緣故，又如同治五年，廣東巡撫蔣澧奏：

查泰西與我通商之國，以俄英法美為最強。俄則延○西北，為患在陸而不在海；英人強於水師，法人強於旱隊，美國精於商賈，其勢各不相上下，而英人尤外柔內剛，為海內傑出之雄。⁴⁷

⁴⁴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 10，頁 1092

⁴⁵ 同前引書，卷 5，頁 531~532。

⁴⁶ 《四國新檔（俄國檔）》，〈命譚廷襄等諭知俄夷傳達英佛返粵並交還城池〉，頁 47。

⁴⁷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 42，頁 4106~4107。

然而從後續發展的事件，可以看出清廷實際上的作為，或因內患未平，與當時防範目標以英、法為先的考量下，對俄人的策略，仍然重蹈覆轍，以不生事為最低的要求。這點透過邊將許多的奏摺可以得知，與先前在處理俄人侵擾東北邊界時的反應類似，雖然此時清廷對俄國人的野心已經察覺，但在處理的方法上卻仍是希望以不讓俄國人有藉機尋釁為主。

三、以邊事作為例證

從《籌辦夷務始末》中可以發現，同治年之後，俄人乘著清廷的內憂加劇，在邊境不斷利用各種方式生事，下面依時間順序，舉同治年，俄人在西北、東北之活動作為例子，說明清廷的束手無策的情形。

首先，俄人在邊境的幾種侵犯手段：威脅、利誘以及武力侵占。同治二年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報，指出俄人覬覦之處、慣用的伎倆，以及實際例證：

竊以俄人所欲侵占烏、科二城邊界者，為奪佔唐努烏梁海、阿勒坦淖爾烏梁海，二部落蒙古尋打貂皮之生計也，所欲侵占塔爾巴哈台邊界者，欲收服舊雅爾城之住牧哈薩克，且窺雅爾噶圖金廠也。所欲侵伊犁邊界者，一為收服哈薩克、布魯特，一為取道逕至葉爾羌、喀什噶爾，不必經由浩罕境內即得前往通商也。度其機謀處慮，匪伊朝夕，而侵我內附之外夷，其計有三：一曰和誘，二曰威挾，三曰兵爭。⁴⁸

可知和誘、威挾與兵爭為俄國人所慣用的方法。如同治元年九月，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稱浩罕內亂，而俄人仍伺機犯境，其手段在於籠絡利誘各部以達蠶食之圖：

訪查俄國與布魯特素來不相聞，問沙魯克等，與胡達雅構釁，專為奪取浩罕伯克，並非俄人唆使，喀什噶爾迤西一帶並無俄人蹤跡，惟探聞哈哈沙爾、科里、貢古魯斯、愛曼、布魯特均皆隨俄國。科里地方俄

⁴⁸ 同前註，卷 13，頁 1331~1334。

人已修益城池，現又擬在哈哈沙爾地方修益城池各等語。伏思外夷蠻處相爭，我朝向不過問，只宜嚴守要隘，自固藩籬以期有備無患。惟俄人狡詐成性，貪得無厭，殊為可慮。現雖查明沙魯克希與胡達雅爾構兵並非俄人調唆，而探聞喀什噶爾迤北布魯特，均被脅迫投順，其意存蠶食已可概見。⁴⁹

浩罕、布魯特一帶與俄國相鄰，俄國若要侵略中國西疆，必先將中國的屬邦納入統治之下。此時正好可以利用中國僅緊守要隘，不過問屬邦內爭的政策，而在此區動作頻頻。換句話說，邊臣理應強調要嚴加調查俄人活動，且積極伸張中國的主權，防止俄人危急領土；然景廉給予朝廷的建議，以及後來的朝廷的論文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仍有所顧忌：

惟俄人疑忌成性，反覆靡常，……原奏所稱暗為體察，而所委員弁亦未皆能縝密，誠恐風生一播，傳聞異詞，俄人或疑係絕其通商，或藉口相待刻薄，不免鋌而走險，況俄人到處籠絡，適所以資寇兵而撤藩籬，大局攸關，誠非淺鮮。⁵⁰

但是這裡仍然存在著矛盾的心態，一方面認為俄人蠶食之意已經可見，對其欲撤中國藩籬的陰謀加以調查，可是卻又擔心俄人藉口生事。除了俄人在浩罕一帶以利誘的方式滲透以外，還有同治三年，包括俄人唆使高麗人越界伐木、招集遊民掏金之事，亦無適當應對之法：

查棘心河係屬俄界，高麗人何得到彼開地，其為俄人勾引無疑，由此類推，朝鮮越界伐木之請，亦未必非受俄人指使，此中情結所關非細，……，又風聞俄人招集遊民在海沿依力河地方相聚淘金，深為巨患，幸而未見金沙，值住在京俄使差官查邊，詰據俄官不認招留，反以華民應遊瑋春查禁，而實為俄人招集毫無疑義，似此內外勾結大為心腹之患。⁵¹

⁴⁹ 同前引書，卷 15，頁 1538~1539。

⁵⁰ 同前引書，卷 15，頁 1540。

⁵¹ 同前註，卷 26，頁 2642~2643。

另外，同治三年正逢新疆回民變亂，同時中俄雙方正就西北勘界之事進行交涉之際，從幾例可以看出俄人此時肆意對中國挑釁，然而邊將無奈，深怕起釁，同時清廷又想速速結案，以平回變為優先，無視雙方交涉的重要性。先是明誼上奏，俄人的蠻橫無理：

俄國兵對節節移進吐爾根河西駐紮，並據俄人言稱，此都是該國之地，與中國何干。察看俄人營盤似有添人之勢等情，俄人不候分界帶兵強占內地，且直以為我國皇帝行文賜給伊國，種種強橫欺詐難以理論，若再與之爭論，誠恐從此決裂，該國又將藉口釁由我開。⁵²

接著伊犁將軍常清又奏，西疆防俄與民變取其輕重，則對俄國仍以避免滋事與順從俄人之意協商：

昨據托克托索稟稱，俄人兵隊，前者直入卡倫之內，忽爾排隊大肆狂言，意欲尋釁，卻未施放槍炮，我兵暗中防範，不與計較，忽爾又將兵隊分兩三次逐漸撤去。竊查各路回匪紛紛變亂，數城失守，兵連禍結之際，或再加以外國相逼，內憂外患實難兼顧，再四籌思，兩害相形，則取其輕，權宜覈辦以顧大局。……，准照俄人議單妥商辦理，迅速結案，以彌釁端。⁵³

從這些奏摺中不難看出清廷的態度，對於國內變亂重視的程度，遠勝於審慎考慮與俄人的交涉，故中俄界約雖然迅速暫告一段落，但後續的條約簽訂更使中國的土地逐一喪失，以及樹立無窮的後患，日後伊犁被佔便是個最好的例子（見附圖 9，“中俄堪分西北界約疆界圖”）⁵⁴。同治七年，恭親王等奏，歸化城商民請俄邊假道通商，販運茶斤行走路徑等事，然而邊疆防務仍以不開邊釁

⁵²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 28，頁 2742~2743。

⁵³ 同前註，卷 29，頁 2847~2848。

⁵⁴ 同治三年所訂立「中俄西北界約」，學者陳志奇認為：“此一西北界約的重要性，不僅中國損失廣大土地，而且成為爾後中俄西北堪界立碑的總依據。……，一直到同治九年才將西北的中俄邊界大致勘定，但是已經使中國失去多達一百三十萬方哩之多的土地，而且俄人又立刻出兵攻佔伊犁。“陳志奇，《中國近代外交史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93），頁 450~451。

為主：

惟西路商民向領部票，前往烏魯木齊、塔爾巴哈台等處貿易。烏魯木齊在伊犁迤東，並非邊界處所，惟塔爾巴哈台與俄境毗連，其所云由俄西與西洋諸國各通商，究係何國，臣等無由懸揣，現在西商既已困極，北商之利復被俄人所奪，自應設法體恤，以蘇其困，但商情雖不可不恤，……恰克圖為俄人出進貿易一大口岸，自應確查該處一切情形，將如何恤商，如何弭釁之處妥籌辦法，方可有利無弊。⁵⁵

簡單分析這些俄人在邊境活動以及大臣上奏之事例，可知邊臣實無法抵擋俄人的強行侵占，而且清廷不是不知道俄人的陰謀，但是面對俄人多利用藉口與實際行動進行侵略，但是具備的對策，仍然只以不讓俄人有藉口要挾為先。咸豐之後，俄人的活動頻繁，但是在上諭或者是邊將大臣的指示及看法，動輒以俄人居心叵測，狡滑至極等詞形容之，但是真要面對俄人的威脅恫赫，又多以不可輕啓邊釁為最低要求，亦證明國人實無一個具體而積極防俄的方略存在，見以下附表所列出之事例⁵⁶：

表一 朝臣對俄人在邊境活動的看法（**粗體字為強調之處**）

時間/上奏者	內容原文	簡要
同治元年/景廉	又訪查俄國與布魯特素來不相聞，問沙魯克等，與胡達雅構釁，專為奪取浩罕伯克，並非俄人唆使，喀什噶爾迤西一帶並無俄人蹤跡，惟探聞哈哈沙爾、科里、貢古魯斯、愛曼、布魯特均皆隨俄國。科里地方俄人已修益城池，現又擬在哈哈沙爾地方修益城池各等語。伏思外夷蠻處相爭， 我朝向不過問，只宜嚴守要隘，自固藩籬以其有備無患。惟俄人狡詐成性，貪得無厭，殊為可慮。現雖查明沙魯	奏稱浩罕內亂，而俄人仍伺機犯境

⁵⁵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 57，頁 5276。

⁵⁶ 關於俄國人對西北的陰謀記載繁多，謹附表一，將《籌辦夷務始末》裡，其餘有關對處理俄事之事例列出，以供讀者輔助。

	克希與胡達雅爾搆兵並非俄人調唆，而探聞喀什噶爾迤北布魯特，均被脅迫投順，其意存蠶食已可概見（卷 15，頁 1538~1539）	
同治二年/恭親王	細檢俄國條約，逐字細譯。伏思向來外國辦事每多性急，惟俄國勘分西界一事，條約內載有不必限定日期一語。揣其用意並非不欲速成，但因向赴中國之哈薩克、布魯特未能一律脅服，則蠶食尙待經營，是以故緩其期以爲利誘威脅之地。臣等揣見隱謀，因於前年春間即經奏請欽派大臣急與商辦，以破其詭謀，該國無可爭執，乃於去年會議時強以中國常住卡倫界一語狡賴，中國不能定義，而彼於期間極力攏絡哈薩克、布魯特，冀以供其指臂，一面帶兵沿卡騷擾，使我防不勝防，儻我西疆兵力足以庇護外藩，自不難出而與爭，即今現在兵力偶有未逮，設從前疆吏慎固封守，實地巡查，彼見無懈可擊，亦無可動其覬覦之計（卷 17，頁 1764~1765）	奏報俄人侵邊慣用的伎倆，以及對各地的陰謀
同治三年/明誼	竊以俄人所欲侵占烏、科二城邊界者，爲奪佔唐努烏梁海、阿勒坦淖爾烏梁海，二部落蒙古尋打貂皮之生計也，所欲侵占塔爾巴哈台邊界者，欲收服舊雅爾城之住牧哈薩克。且窺雅爾噶圖金廠也。所欲侵占伊犁邊界者，一爲收服哈薩克、布魯特，一爲取道逕至葉爾羌、喀什噶爾，不必經由浩罕境內即得前往通商也。度其機謀處慮，匪伊朝夕，而侵我內附之外夷，其計有三：一曰和誘，二曰威挾，三曰兵爭。蒙古性本樸實，如烏里雅蘇台之唐努烏梁海，科布多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，彼則用和誘之	俄國人在西北邊界經營的隱謀

	<p>計，平時與之毗連鄰近，彼此相安毫無爭執，潛將土產貨物與之抵換牲畜，其利倍徙，而蒙古視為新奇，私與貿易以為奇貨，以致該國乘勢建房，豫為侵越據之。此其侵占烏、科二城邊界之蓄謀也。如塔爾巴哈台之哈薩克，半在中國卡外，彼則用威挾之計。塔爾巴哈台遠年移建老雅爾城，於今駐之城。其城舊址離城較遠，將舊有卡倫或撤而不守，或冬設夏撤，賞給哈薩克住牧，俄人遂從此生心，窺破哈薩克首鼠兩端，畏威忘德，乘間誘惑，無不聽從，及至俄人准來塔垣貿易，遂硬用其駝馬，勒索其供應，漸而驅其丁役，擄其子女，該哈薩克始而忍受，繼而潛逃，又繼而怨之如讎，實則畏之如虎，此侵占塔爾巴哈台邊界之蓄謀也。至如伊犁之哈薩克、布魯特，其性與在塔境者相類，彼則用兵爭之計，原伊犁邊卡內外皆有俄人等住牧地，本多與俄國連界，先於道光十二三年開，該國早經窺伺其地，是以有浩罕誘同搶竊伊犁查邊領隊湍多布之案，嗣經該將軍將向例巡邊至吹搭拉斯之舉停止，年復一年，該哈薩克、布魯特內附之心漸不勝外國迫脅之勢矣。所以本年俄人帶兵阻我查界官兵，哈薩克、布魯特有脅從助勢者，俄國遂欲據其地為己有，此其侵占伊犁邊界之蓄謀也，凡此俄國之詭謀，數十年前具有成竹在胸（卷 13，頁 1331~1334）</p>	
同治三年/恭親王等奏	<p>查棘心河係屬俄界，高麗人何得到彼開地，其為俄人句引無疑，尤此類推，朝鮮越界伐木之請，亦未必非受俄人指使，此中情結所關非細，……，又風聞俄人招集遊民再海沿依力河地方相聚淘金，深為巨患，幸而未見金沙，值住在京俄使差官查邊，詰</p>	<p>越界伐木、招集遊民淘金之事，俄國人唆使高麗人越界、</p>

	據俄官不認招留，反以華民應遊瑋春查禁，而實為俄人招集毫無疑義，似此內外勾結大為心腹之患（卷26，頁2642～2643）	招集遊民相聚淘金，被認為要嚴防並且驅逐
同治三年/明誼	俄國兵對節節移進吐爾根河西住紮，並具俄人言稱，此都是該國之地，與中國何干。察看俄人營盤似有添人之勢等情，俄人不候分界帶兵強占內地，且值已為我國皇帝行文賜給伊國，種種強橫欺詐難以理論，若再與之爭論，城恐從此決裂，該國又將藉口釁由我開 （卷28，頁2742～2743）	奏俄國人利用新疆回民變亂之際侵占中國，且措辭強硬
同治五年/明緒	查該夷（俄）性狡譎，挾制要求之術本所難免，況惡乘我之危，其種種情詞閃爍，愈覺中懷叵測，有意居奇（卷39，頁3737）	奏稱伊犁危急，與俄人交涉借兵討賊經過
同治五年/恭親王等人	臣等查借俄兵助剿，流弊資滋多，事前既恐駕馭無方，而事後尤難操縱得法。蓋俄人詭譎成性，每多乘危挾制，無論現在不肯借兵，有意居奇，就使撥兵前來能為我用，勝則要求滋甚，敗則任意索賠，種種掣肘已難籌辦，況俄國與伊城接壤，外藩人民土宇皆毗連，哈薩克等既無臣服之心，而俄人久蓄侵占之志，與江浙等處瀕海地方，借用英法各兵，能進能退，就我範圍者，情形迥不相同，假使中外勾結，滋蔓難圖，即目前勉為羈縻之方，而日後已遺無窮之患，是滅一匪添一俄人，害尤甚焉。所以善運籌者總以不借助外國為至論。以伊城勢在垂危，不得不為權變之計（卷40，頁3746）	借助俄兵的危害處，俄國人若答應幫助中國，無論勝負都會藉機勒索中國。

同治五年/富明阿	<p>我朝定鼎以來，撫綏外夷，俄人雖只由恰克圖北口一路進京，其由別路雖有私行入境，拏獲解京，或送庫倫查辦。雖道光年間英人犯境，亦未任其猖肆通商。自軍興以來，俄英法三國乘我空虛，陡然起釁，正遇內外艱緊急之秋，萬不得已，權變緩急，准其和約通商遊歷，彼時將黑龍江天險水路要區，江左沃壤曠土，奉省之海濱，吉林產蕩（按音讀為深）之綏芬、興凱湖、烏蘇里江口等處，暫假與俄國，任其江海駛駕，當時意見不過暫解然眉，俟內患除淨，再圖大舉，然而三國豺狼之性，貪饜無已，得寸思尺，矯強愈增。查俄人必欲往黑龍江內地通商遊歷，其意欲通陸路，窺伺各處虛實，詭譎叵測，顯而易見，現江海任其駛行，各省濱江帶海馬頭要口，無不占踞通商，因我兵力不敷，尚不能攝服，若陸路再准其通商，則我國所恃水路兩隘，一無阻滯，任其遊歷各省，儻有不測，難免顧此失彼，措手無及之虞（卷 42，頁 4007~4008）</p>	<p>奏報俄人要 求在邊境河 流自由航行 與通商</p>
同治五年/富明阿	<p>凡有通商各口，只准百哩之內驗照遊歷，斷不准由陸路入內地通商。溯查吉林所屬，惟三姓、琿春俄人由水路可通，若黑龍江、松花江水小，輪船不能駛至，三姓與俄人通商實係有礙無益，且俄人亦非捷徑，琿春相距海濱百數十里，乃偏僻之地，並無行商大賈，貨物不全。細詢三姓、琿春兩處隨營官兵，若與俄人通商有無窒礙，僉稱該國甚不說理，矯譎詐欺，稍有不遂，即以刀槍恐嚇，若與通商，實與地方大有關礙。又據琿春防禦富全等稱，俄人所占我吉屬吉心河地方，現在招集朝鮮國人，開地耕種，恐日久與其句和，別生事端等語（卷 42，頁 4009）</p>	<p>承前事，如 何因應俄人 要求</p>

	~4010)	
同治六年/恭親王等奏	同治六年，恭親王等奏，俄國公使倭良嘎哩函稱，『西疆情形，本國急欲早就定平，合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』，並稱該國總理衙門令詢現在設有何法掃滅邊界，能否剋期一律肅清，又稱並非干預中國政事，事係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，絕無坐視之理各等語。臣等查該使之意，明知中國多事，不能遠顧西疆，欲乘中國不能為力之際，攘取地土，而又礙於和約，自顧體面，不肯顯居盜竊之名，而陰收漁人之利，此其隱謀也。若我既不能急圖，斯不得不聽其所為，而彼必猶謂代中國辦事，凡於逞志於中國而不得遂者，藉此要挾無厭，迄無了結，此其狡計也」(卷 49，頁 4702~4703)	認為俄人欲乘中國內亂，而從中圖利之隱謀與狡計
同治七年/恭親王等奏	不但於商稅有礙，且恐漸弛邊防，其患非小。……，俄國於張家口任意通商一節，仍復時來饒舌，揣其處心積慮，不徒以蒙古為利藪，希圖壟斷，更恐以邊界為奇貨，暗恃狡謀，蒙古部落既弱且貧，無能為役，而中原又值多事，未可別啓弊端。臣等再四密商，惟有將恰克圖商務，設法經理，鼓勵西北兩路商民同往貿易，以分俄商之利，將來恰克圖百貨雲集，日漸興盛，則張家口通商之議或可不即來爭(卷 57，頁 5278-5279)	議改陸路章程，俄國堅欲在張家口自由通商一事
同治十年/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	溯查同治四年，伊犁將軍明緒，以該處與塔爾巴哈台，軍情萬緊，曾屬俄國協兵助剿，彼時俄人推延枝梧，袖手旁觀。近者或見賊勢日窮，人聞北路諸城，皆有官兵壓境，唯恐我自往而攻克，用先乘機襲取，藉圖狡展要求，亦未可知，行同穿窬，伎倆	以同治四年，明緒欲借俄兵平亂之事說明俄人之狡詐。

	詭譎，儻敢要挾竊踞，在我理直氣壯，折之固不患乎無詞（卷 83，頁 7617~7618）	
同治十二年/ 榮全	查我國出俄羅斯盟聘以來，至今二百餘年，中間雖小有參差，始終未大決裂，今該夷乘隙挾我之伊犁以難我，若但有所要求，朝廷念邊計之重，在所不恤，疆臣思時際之難，亦不敢僨事，其如該夷始終情詞閃爍，總不露要求情形，或言我兵單不宜遽往，或欲交伊犁，先與立永保無事字據，種種刁難，迥非肯交伊犁之意，……，逆探其志，不止志在要求重幣，亦不僅竊據伊犁，將盡新疆之地，皆為己有而後矣已延宕不決者，恐絕好而我有先備，姑為含糊之詞，內而簡兵集餉，外而煽惑纏胡，並潛結回匪，使其歸己，以助其勢，而我不乘此禍變未起，思索豫防，待其勢已成，長驅大進，則瑪納斯、烏嚕木齊，均為掌中之物，其時巴哈一帶，以及嘉峪關，並烏科等處均恐震動，此變實非淺鮮。竊開明者遠見於未萌，智者防患於無形，今變機已動，不可不極為豫備。兵法云，勿恃其來，恃吾有以待之，現在新疆之深患不在回逆而在俄人，不在畏俄人之強，而在我兵餉兩絀，倉猝無以措手（卷 89，頁 8194）	總結歷來俄人在新疆的行為舉止，指出俄人不僅佔據伊犁，更將新疆視為目標。

儘管朝廷屢次對俄國交涉的處理，多半居於下風，而且還沒有一個具體積極的對策。可是還是有大臣不斷強調對俄人防備的重要性，如王文韶：

「俄人攘我一哩，殆有久假不歸之勢。……，我師退一步則俄人進

一步，……，事機之急，莫此為甚。」⁵⁷

山東巡撫丁寶楨則認為：

臣近年來所私憂竊慮，寢食不安者，則尤在俄羅斯。而日本其次焉也。蓋外洋各國與中國水路難通，而陸路不通，且均在數萬里外，日本洋面雖近，而陸路尚阻，惟俄羅斯則水陸皆通中國，而水路較各國為近，陸路則東北西北直與黑龍江新疆各處連壤，形勢在在可虞。況該國最稱強大，自通商以後，接與各國一律換約，輪船亦時有往來。而臣數年中暗為查考，通商各口，並未見該國有大宗貨物出進交易，而每遇各國與我口舌等事，彼往往兩利俱存，務為見好，此即其意存窺伺，乘機觀變之大較也。」⁵⁸

另外禮部右侍郎徐桐奏稱，邊防亟需整備，然而要防範的對象以俄羅斯為重：

西洋各國，海島相距，或遠或近，然非航海則不能至，是重洋之險，天之所以限中外也。而為俄羅斯一國，與中華陸路相通，偏處尤近，該夷處心積慮，亦視各夷為尤狡，故備夷之法，必自西北邊防始。……⁵⁹

丁寶楨與徐桐所持的觀點多以俄人與中土相接，與外洋各國僅以水路前來的形勢差距甚大，而且往往坐視中國與他國相爭，以得鷸蚌之利，故不得不防。

從實際發生的事件來看，朝廷準備平定新疆回變的過程中，俄人一方面為牽制親英的阿古柏，保護俄人的商務；另一方面為奠定進一步侵略的基礎，以伊犁為新疆險要，而先於同治十年出兵佔領⁶⁰，也因而之後引發所謂「海防」、「塞防」之爭議。導因於朝廷派遣左宗棠等前往新疆戡亂之際，東南海疆的臺灣，又發生「牡丹社事件」（1871），日人以此為藉口而侵臺。雖然中日雙方最後和平解決此事，但是日人的野心已成為清廷另一憂患。受此影響，朝中以李

⁵⁷ 朱克敬，《邊事續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8），卷3，頁2。

⁵⁸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100，頁9295

⁵⁹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91，頁8385。

⁶⁰ 《俄帝侵略中國史》，頁59。

鴻章、沈葆楨爲首、與積極經營新疆的左宗棠等人，遂對於先以東南海防爲重，或者是以西北防務的爲重的爭議⁶¹。其中塞防的主要對象當然是俄國人。如主張最力的左宗棠，認爲俄國人侵略的形勢日迫，不能再因循而不備：

俄人侵佔黑龍江北地，形勢日迫，茲後窺吾西陲，蓄謀已久，發機又速，不能不急爲之備。⁶²

尤其他堅持收復新疆，上奏所陳的理由，防俄尤爲深遠，他說：

重新疆者，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，所以衛京師。西北臂指相連，形勢完整，自無隙可乘，若新疆不固，則蒙部不安，匪特陝甘山西各邊，時虞侵軼，防不勝防，即直北關山，亦將無晏眠之日。⁶³

又如伊犁將軍榮全於同治十二年的上奏，也指出伊犁對整個新疆防務的重要性，認爲：

查我國出俄羅斯盟聘以來，至今二百餘年，中間雖小有參差，始終未大決裂，今該夷乘隙挾我之伊犁以難我，若但有所要求，朝廷念邊計之重，在所不恤，疆臣思時際之難，亦不敢僨事，其如該夷始終情詞閃爍，總不露要求情形，或言我兵單不宜遽往，或欲交伊犁，先與立永保無事字據，種種刁難，迥非肯交伊犁之意，……，逆探其志，不止志在要求重幣，亦不僅竊據伊犁，將盡新疆之地，皆爲己有而後矣。延宕不決者，恐絕好而我有先備，姑爲含糊之詞，內而簡兵集餉，外而煽惑纏胡，並潛結回匪，使其歸己，以助其勢，而我不乘此禍變未起，思索豫

⁶¹ 「海防」、「塞防」各有其重要性；主張海防重要者，是持著當時海上敵人，包括英、法、日等，可直接威脅京師，且新疆地遠荒僻，國家財政困難之際，自難平定關外，而俄人欲在新疆逞威，英人自不願意坐視等理由支持海防；強調塞防者，以左宗棠等人為主，他們的理由是從歷史發展來看，各國志在通商，不在啟釁，塞防所需之經費無需從海防挪用等，另外最重要，也是後來塞防派獲勝的理由，是「重新疆以保蒙古，保蒙古以衛京師」的主張。參考劉伯奎，《新疆伊犁外交問題研究》，第三章，〈俄國佔領伊犁及其交涉〉，頁35~54。

⁶² 楊書霖編，《左文襄公（宗棠）全集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9），〈書牘〉，卷11，頁17。

⁶³ 同前註，〈奏稿〉，卷50，頁75-76

防，待其勢已成，長驅大進，則瑪納斯、烏魯木齊，均為掌中之物，其時巴哈一帶，以及嘉峪關，並烏科等處均恐震動，此變實非淺鮮。竊開明者遠見於未萌，智者防患於無形，今變機已動，不可不極為豫備。兵法云，勿恃其來，恃吾有以待之，現在新疆之深患不在回逆而在俄人，不在畏俄人之強，而在我兵餉兩絀，倉猝無以措手。⁶⁴

透過以時間先後的事例分析，我們可以看出清廷對俄國的態度轉變，要到俄人已經直接侵犯國土的時候，才顯現出與先前那種消極的態度的不同。

小結

本章說明了，第一：儘管知識份子已經論及十六世紀之後，俄人向外擴張的過程，以及針對史籍記載中的疑義，而衍生出來的考證（如「控噶爾」的問題），但這過程中仍不免有與史實出入的情形，亦可見當時知識份子對俄羅斯認識之困難與不完整之處，故對於國人繼續認識俄人意圖的幫助並不大。由於俄人在 1854 年之後，才積極的侵略中國，故這些完成於之前的認識，並沒有把俄人當作是個足以威脅中國的目標來看，是一個相當大的遺憾。

對俄人認識的不清，反映到政治上，其損失可想而知。筆者並無意以後人之眼光，批評清廷如何顛預無能與喪權辱國，畢竟以清人當時的立場來看，俄人在邊境上零星的騷擾，確是不及英、法以武力的脅迫凶猛；迨發生這些不可挽回的錯誤後，才逐漸有新一代的知識份子，提起對俄羅斯的警覺心，試圖從另外一個角度，以結合中國的歷史配合西洋的局勢，加以融合解釋，防備俄人的主張更具體化，形成一個特殊的「防俄主張」，在 1895 年之前的對俄看法中，不啻為一個全新的觀點。

⁶⁴ 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卷 89，頁 8194